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一

盧文弨

士冠禮第一 鄭曰錄云童子任職

而冠 吳東壁云據此注主人 重校方言 (附校正補遺)

四十始仕 童子安 第七册 鍾山札記

固指未仕者而此為未 人 龍城札記 讀史札記 (附論學劄說十則)

侯 天子之士朝服皮弁

玉藻 不言桓且亦不分

盧文弨全集

〔清〕盧文弨 撰

陳東輝 主編



# 盧文弨全集

## 第七冊

〔清〕盧文弨 撰  
陳東輝 主編

重校方言（附校正補遺）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

讀史札記（增論學劄說十則）

# 本冊目次

重校方言(附校正補遺) .....	一
鍾山札記 .....	一四三
龍城札記 .....	二八七
讀史札記(附論學劄說十則) .....	三四三

重校方言（附校正補遺）

陳源源

校點



## 整理說明

盧文弨的《重校方言》（又名《校正方言》）是在丁杰校本之基礎上完成的，這一點盧氏已在《重校方言序》中明確說明。因此《叢書集成初編》本《重校方言》的版權頁署為盧文弨、丁杰校訂。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曰：「文弨此書，因丁杰之舊排比而整齊之。序謂合之原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功亦懋矣。」盧文弨的《重校方言》與戴震的《方言疏證》，被公認為清代關於《方言》的最具價值的兩個校本。周祖謨指出，這兩個本子互有短長，論學識盧不如戴，論詳審戴不如盧。（參見周祖謨：《方言校箋序》，載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卷首，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就全面吸收了戴震、盧文弨、王念孫等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

孫欽善指出：「盧文弨兼通小學、名物、典制、史實及古書體例，故亦多用理校。其《方言校正》（引者按：即《重校方言》）是一部據小學校書的佳作，從《與丁小雅（杰）進

士論校正方言書》中所舉正戴震《方言疏證》誤校之例，即可略見水平之高……盧文弨在理校上以利用小學知識為主，在所校專書及《羣書拾補》中不乏其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六九頁。）盧文弨雖然並非以小學而著稱，但通過《重校方言》等著述，也可以看出他在小學方面的深厚功底。

華學誠長期從事《方言》研究及校勘，對《重校方言》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云：「盧氏《重校方言》常用的方法，雖然主要是根據不同刻本、校本和類書古注，比較異同，斟酌取捨，但是其校勘之法並非僅限於此。作為一代校勘大家，其校勘功力、其校勘之精更不是上述方法所能涵蓋。通觀《重校方言》，善於以本書前後互證，以本條上下文勘誤，據本條內容進行推究，當是盧校的一大特色。」（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論稿》，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〇九頁。）又云：「盧氏《重校方言》的重點釋論稿》，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〇九頁。）又云：「盧氏《重校方言》的重點固然是在校勘，但也有一些疏釋《方言》詞語的內容，而且其中不乏精彩之處。從語言學史的角度來討論該書，不應該不注意到這一點。」（《揚雄〈方言〉校釋論稿》，第一一三至一一四頁。）華學誠匯證的《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所用清以來刻本、叢書本、校注本，包括校注劄記，共計二十二種，其中重點參考了戴震、盧文弨等十家。

同時，華學誠在《揚雄〈方言〉校釋論稿》中也指出了《重校方言》之疏漏，如：硬將郭氏音注分別爲二，且亂其次第，以致郭氏用晉方言注漢方言、音注互相發明的精神全不可見；過於信據舊本，往往不能比量群籍、會通舊注而科學判斷；聲韻不精，校訂郭音，時失專輒。

《重校方言》共計十四卷（其中《校正補遺》一卷），有《抱經堂叢書》本（清乾隆四十九年刻）、《古經解彙函》覆《抱經堂叢書》本、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粵東書局刻本、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上海蜚英館據《抱經堂叢書》石印本、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湘南書局重刻抱經堂本、《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抱經堂叢書》本、《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抱經堂叢書》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版《字典彙編》影印《抱經堂叢書》本、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影印《抱經堂叢書》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漢語方言研究文獻輯刊》影印《抱經堂叢書》本，我們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底本。





# 目錄

重校方言序	盧文弨	九
方言序	郭璞	一三
方言讎校所据新舊本并校人姓名		一五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一		一七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二		二七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三		三五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四		四四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五		五〇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六		五八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七		六六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八	·····	七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九	·····	七六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	·····	八二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一	·····	九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二	·····	九六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三	·····	一〇六
重校方言書	·····	一一一
方言校正補遺	·····	一二六
李刻方言後序	·····	李孟傳 一三九
朱跋李刻方言	·····	朱質 一四一

## 重校方言序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訛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香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度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尚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

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叅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sub>〇</sub> 𪚗 𪚗 齊僂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又有《音義》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摺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即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氏。案：鼂《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

〔一〕當作「家」。《抱經堂叢書》原刻本作「家」，《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抱經堂叢書》本描潤時，增添筆畫而致誤。

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乾隆四十有七年五月朔，杭東里人盧文弨書於山右三立書院之須友堂。



# 方言序

郭璞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